

李正强 李正玉◎著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一个财富爆炸的世界里，整个世界不但都在生产、交换和分配实体价值和实体财富，而且也都在生产、交换和分配虚拟价值和虚拟财富。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到处涌动着这股强劲的虚拟经济潮流，在一个宽阔的宏观视野内展现出来的，是一派新的、光怪陆离、错综复杂、生机勃勃的经济景象。

财富与时空

Wealth&Space-time

一个经济世界的二重解析

Two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One Economic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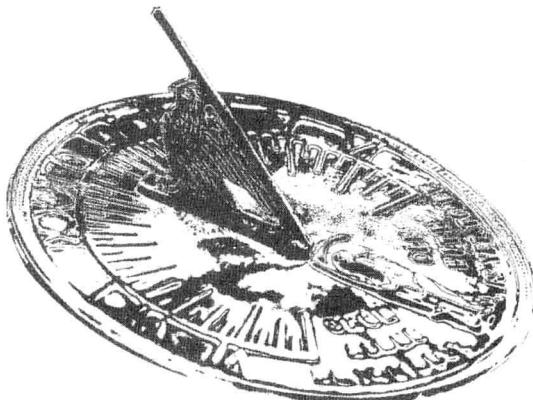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李正强 李正玉◎著

财富与时空 Wealth&Space-time

一个经济世界的二重解析
Two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One Economic World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责任编辑：周国强

责任校对：王肖楠

技术编辑：李长建

财富与时空

一个经济世界的二重解析

李正强 李正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编辑室电话：88191350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zgq@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9 印张 310000 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7281 - 3 / F · 6532 定价：39.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与时空：一个经济世界的二重解析 / 李正强，李正玉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 - 7 - 5058 - 7281 - 3

I. 财… II. ①李… ②…李 III. 经济理论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4314 号

致 谢

非常感谢所参阅文献的各位作者们，本书所引用的文献虽然都在相应部分作了标注，但对于他们的谢意却并不止于此。从1996年夏天起，有缘熟读高鸿业教授的《西方经济学》系列教材，因此，对于初涉经济学的我们帮助很大，大体了解了西方经济学体系并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贾根良先生，他在《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里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我们意识到：资本经济的根本特征肯定是全球扩张的，因为其目的只在于实物资源空间的横向拓展，表现为资本经济的全球化；智本经济的根本特征肯定是时间演进的，因为通过知识资源积累和技术的广泛应用，其目的只在于纵向时间效率或生产率的竞争，展现出智本演化经济的时代画卷。基于时空经济模型的深入思考，并借助于传统经济分析方法尝试建立新经济学的框架居然基本上行得通，更重要的是，基于经济哲学的时空经济框架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将新旧经济学统一起来的新范式也许更为重要。感谢姜奇平先生，他的文章使我们受益匪浅，通过电子邮件曾得到热情鼓励：“现在的理论很滞后，需要这样的探索”。本书大段引文还包括陈劲、王焕祥及卿志琼、陈国富等的文章，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感恩学界。

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周国强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极富责任心地高效率工作；同时感谢出版界的白桦、王静波、吴素萍、王国荣等朋友的关心。感恩出版界。

感谢老师蒋笃运、林世选、李五聚、温海昌、路琳、黑建敏、周平、刘国正、包卫忠、张向战、胡占军、周志刚、李英杰等；老领导、老同事金德珍、安宇新、孙培莹、张承福（新加坡）、陈文忠、王维敏等北京京泰实业的同仁们；朋友胡富国、王甜榕、吴付德、李建林、武

健棠、葛建华、张定珠、韩旭明、戴旭、郭晓明等；同学或校友满斌、许颖悟、祝念峰、杨发航、张博、马福运、郝立鹏、魏雷东、王宏伟、王莲、陈子雷、陈晓、任明俊、李伟民、胡正勇、王建平、张大见、赵启程、郑逢波、康跃红、陈帆、张留杰、于亚萍、刘雨、王昊、孙伟、赵雷、邓伟、刘钰、孙晓鲲、郭振伟、张世华、吴付起、张宏远、李传海、李会先、张东胜、李传河等；邢明利表兄弟一家人等。感恩成长、工作和友谊。

美满幸福的家庭永远是我们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长期以来家人对我们的兴趣大力支持，父母（或岳父母）任劳任怨，分担了很多家务及照料孩子们的重任。科学育儿的绝大部分义务几乎都由孩子的妈妈承担了，孩子们给家里增添了无尽的生活乐趣。感恩家庭与生活。

最后，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各界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感恩时空与天地。

作 者

2008年4月18日

前　　言

“智慧赚钱”——本书是关于——用“智慧”赚更多钱的学问。

Witkey——智慧的钥匙，音译为：威客，他们是目前“用智慧赚钱”的人群中最为时髦的一族，他们是理想的“创意工厂”，创造着个性化生产的美好未来。如果将“个人威客”推广到“创意企业”甚至传统企业中去，“威客”其实就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Thankee——（网络）悬赏的人，音译为：赏客，他们是目前“花钱办事效率最高”的人群中为达目的选人用人最为精准的一族，他们是聪明的“创意消费者”，代表了小批量定制的消费方向。将“个人赏客”推广到“组织赏客”甚至机关单位中去，“赏客”其实就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者。

人类每天都参与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但对于经济的认识却是片面的，一般往往把物质资本的经济活动当作经济生活的全部内容。本书提倡的新经济理论通过对大量存在的“意义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分析，将“意义商品”从“物质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如果可以按照“物质商品”和“意义商品”这样的二元标准来划分的话，那么，把“威客”作为生产者，把“赏客”作为消费者，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将可以把物质商品意义化（如品牌、商标、专利、款式、包装、设计等）的生产过程，看作意义商品物质化（如技术渗透到物质资本品如手机、电脑、数码产品和创意附加于产品策划和精美包装设计等）的二重过程。

今天，这种意义商品大量存在，即包括各种技术商品，又包括艺术类商品：从书到音乐光盘，从音乐光盘到数字音乐，从数字音乐到网游动漫，再到书画展、足球票、电影院、旅游景点等，不一而足，几乎覆



盖了现代消费社会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这样说，不彻底分析清楚这类综合性的经济文化现象，人类在现代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将陷入“苦闷的快乐”和“快乐的苦闷”之中。本书通过吸收和借鉴传统经济分析的一般方法，引入时空经济哲学观，建构若干分析框架，尝试对现实经济世界进行二重解析。

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1版《序言》中写道：“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本书拟对其“新的解释”进行新的解释：

三维空间内演绎着的曲折复杂的财富故事，在四维时空里，被归纳为资本和智本沿“测地线”运动的“长尾曲线”，该曲线脱离原始走向文明的运动轨迹横扫时空，形成了一簇社会“幸福无差异曲线”，运用经济社会存量资源的预算约束条件，在五维内涵的“价格—时空”里推导出了向右下方倾斜的社会总需求曲线这样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

时空经济哲学观——本书还尝试提出了一个统一新、旧经济理论的新范式——将传统经济学和本书倡导的新经济学统一起来或者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统一起来的新范式。

时空的基本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经济分析模型，传统经济学没有将时空观念明确地引入到经济分析中，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现在的经济学还没有成熟和统一的哲学观的基本框架，经济学基础范式尚未真正形成。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提出了时空的经济模型。

传统经济学将空间和时间相对割裂开来，并分别加以绝对化，事实上将空间赋予了可以数量化的同质性效用的内涵，显然没有进一步赋予时间以质量化的经济意义——例如技术资本品比如说电器，用的时间越久，证明质量越高；或者一部文学作品比如说《红楼梦》，品读时间愈久，证明“质量”愈高。在新经济学里，空间和时间（数量和质量，二者分别用实数和虚数对应加以描述），不仅和谐地统一起来（数学中复数以及实部、虚部的有关概念），不再割裂和绝对独立，而且还将二者变成为经济动力量：

当一个经济事件开始起作用从而导致资本或智本运动的时候，它必将影响空间和时间（数量和质量）的曲率；反过来，空间—时间（数

前 言

量和质量)的结构将再次反作用于财富运动和事件效果的后续行动方式,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是一个动态非均衡的累积过程,人类所有经验的和有限理性的预期包含其中,反复的博弈过程涵盖其内、行为经济动机得到个体实践的感性运用……

空间和时间(数量和质量)不仅去影响、而且被发生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所影响,整个经济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体。

这就是时空经济哲学的基本思想。

本书运用全新的时空经济哲学观点,通过大量的隐喻和类比,建立起数学模型的分析框架,扬弃了传统经济学理论,试图从提倡新经济学及其所代表的虚拟经济潮流入手,呼吁重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启迪相关学科的范式创新。

“长尾曲线”蕴涵深意——从《大规模定制》到《蓝海战略》,从《蓝海战略》再到《长尾理论》,新知界和工商界忙于将外来理论和实践本地化,尚需从哲学层面,把握精髓。

毫无疑问,“大规模定制”彰显了需求方规模经济,预示了个性化消费的未来方向;如果说从战略高度能够回避同质化、低利润的“红海”,进而驶入差异化、低成本的“蓝海”还多少保留有传统经济的思维的话,则通过创意和网络,依靠创意阶层的崛起,进入个性化生产的“蓝海”,则地地道道揭开了新经济的大幕——在这块内在疆域里,新经济的战士们百折不挠,却发现:长尾尽管很长,可是,怎样抓住它呢?百般苦闷和冷静之后,终于认定:缺乏抓手、没有技术、更由于缺乏哲学思维的新式武器——终归是不行的!“长尾曲线”并非像一般人表面上所理解的那样,其实它蕴涵深意,本书相关章节有深入挖掘。以飨读者。

本书还像一个“十八般武艺库”,为已在路上或整装待发,去实现财富梦想、一展事业雄心和非凡才华的财富精英们——介绍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边际决策方法,并提供了一一驰骋疆场、纵横捭阖的“思想的核武器”。

边际原则是经济学中最富启迪性的工具之一,萨缪尔森曾诙谐地称之为:“狗尾巴摇动狗身子”的方法。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沉



闷的经济理论本身不一定使你变得富有，但是，它的确会让你收获一些灵活实用的分析成本和收益的新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教益之一就是：忽略过去的沉没成本，让过去的一切成为过去，决策时将注意力集中到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上去——不要为已溅出的牛奶而惋惜，也不要为昨日的损失而哀怨，任何决策都要准确地计算你将要为之多付出的成本，并把它和你将因之而增加的收益相权衡，即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决策。本书有大量边际分析的方法。

囿于水平，本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作 者

2008年5月25日



引 言：资本与智本的对话 / 1

1 时空畅想 / 9

2 思想实验 / 41

3 二重解析 / 55

4 微观基础 / 69

5 赏客行为 / 93

6 威客行为 / 133

7 意义市场 / 173

8 体验市场 / 207

9 一般均衡 / 243

10 发展阶段 / 255

附 言：赏客与威客的对话 / 277

后 记 / 292

引言：资本与智本的对话

财富及其类型

一般认为，财富（Wealth）是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资产的货币净值。如同湖中之水，是一个存量概念，而收入如同水流，是单位时间中的流量^①。与此不同，我们将财富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种类型，它们分别以资本和智本的运动来得到说明。

通俗地说，运动的、赚钱的资金叫资本；运动的、赚钱的智力叫智本。还是让我们从运动的本性上来把握其丰富的内涵吧！

资本：运动是我的天性，运动起来赚更多的钱是我天生的目的，在生产领域需要和体力劳动或机器、能源、动力相结合，在流通和其他领域里，运动起来也都能赚很多的钱。

智本：这里首先需要简单说明的是智本的涵义以及智本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区别和联系。等到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通过方方面面的对比，你大概会通晓智本真正的涵义。

人类社会的财富，在总体上可以概括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两种类型。从广义财富增长的角度来分析，物质财富的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比如各种商品和劳务市场）为主和非市场（比如家庭自用经济安排）为辅这两种途径来实现，主要集中表现为资本的增长和运动；精神财富的增长，历史上是通过非市场（比如自娱自乐的精神产品生产或者非营利性的所谓“象征性交换”）为主和市场（比如意义商品市场）为辅

^① 参见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经济学》第18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



这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创造精神财富的这两种途径的主辅关系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调整，主要表现为智本货币化的增长和运动。在人类社会总财富的汪洋大海里，资本和智本结合在一起的增长运动，时有“金融风暴”，但总体“晴空万里”。

智本的概念和资本的概念十分类似，首先应该被理解为增殖自身的一种运动。运动是我的本性，增殖是我的目的。在为了增殖的目的而运动的过程中，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可以划分为生产、流通以致销售等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智本都表现出与该阶段相适应的特定形态。比如，在生产阶段，智本表现为人力资本；在流通阶段，智本表现为技术产品、文化产品；销售阶段，比如文物拍卖、技术品出售、艺术品买卖，经常将巨额实物资本吸纳凝聚其中，实现虚拟增值，等等。

其次，如果将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财富来源做一个二元划分，将资本也即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本看作社会财富的阳性增长方式，而与此同时，将智本也即文化资本或智慧资本看作社会财富的阴性增长方式，并且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相互促进，阴阳结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繁荣和发展的基础。

再次，智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采用市场手段，也可以不用。如果将人类经济领域里的市场交换活动历史地看作“一小段”发展过程的话，市场也许是实现人类自身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过程。但应看到市场只是人类社会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手段而非唯一的手段，例如，还有计划。再如，自由家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安排，也不采用市场化生产和配置，而直接地实现人本生活的特定目的，等等。人类社会交换和分工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历史地选择市场作为资本增殖自身的手段。而与此相反，智本增殖自身主要地选择了非市场，比如存在大量的自娱自乐、自我满足及自我价值实现，名声声望、学术地位等非直接交换性的精神产品生产活动。随着消费社会的形成，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股市汇市、信息经济、文化市场、创意经济等作为虚拟经济的主要载体正在日益主导新经济的命脉。

最后，智本和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经常有某种转换，这构成了特殊的市场经济活动。探讨智本市场化的一般规律，是本书关注的一个

引言：资本与智本的对话

重点。方法是将智本和资本的积累抽象成一种“运动”，并以这种“运动”本身为研究对象，深刻揭示时空经济学的哲学内涵。

智本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关系

资本：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于1961年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于1989年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智本理论与二者有什么关系呢？

智本：简单地说，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下面我们将做一对比。

1961年3月，舒尔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①，文章说：

“虽然人们获取有用的技术和知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有关这些技术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类型，关于这种资本实际是周密投资的一种产物，关于这类资本的增长在西方社会里要比常规（非人）资本的增长迅速得多，以及关于这种增长很可能是西方经济制度最出色的特征等等，这些事实却并不明显。国民产量的增长比较土地和按人时计算的劳动量以及能再生产的物质资本的增长更大，这种情况已经普遍可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概就是这个差额的主要说明。”

很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便是明显的例子。上学的成年人和接受在职培训的工人所放弃的收入是同样明显的例子。然而，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在我们的国家统计之列。利用空闲时间改进技术，增进知识，是普遍的情况，而这些也不在记录之中。通过这些以及类似的方法，人力的质量能够得到很大改进，并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我认为，工人平均实际工资的显著增长，大部分来自这种向人力资本的投资。”

^① 西奥多·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舒尔茨在文章的其余部分先后说明经济学家们避免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作出明确分析的原因，继而分析这种投资能力用来解释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许多难题。

与此不同，新经济理论通过对大量存在的“意义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分析，将“意义商品”从“物质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以平衡目前片面的人类经济认识，这种片面的经济认识，往往把物质资本的经济活动当作经济生活的全部内容。

“意义商品”的消费与生产的经济过程是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99年6月，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行为经济学促进会赞助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人们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资本与发展的特殊议题。而在社会学界文化资本的概念早已被提出并广泛应用。布迪厄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界是一个积累的世界，为了理解这种积累性，必须引入资本的概念，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的规律的原则”，“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界的内在结构，即包含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后者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掌握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并决定了实践能否成功”。

布迪厄指出，我们不应该像经济主义那样，仅仅看到一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构成社会界的结构性因素的，是一切形式的资本。由此，布迪厄批评道：“关于商业的科学甚至不能算是一门关于经济生产的科学，因为它回避了有关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的法则，这一科学的法则把商业交换看成是一切形式的交换的特例。”

在布迪厄看来，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类型：

(1) 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当下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2) 文化资本，在某种条件下，这种资本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3) 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引言：资本与智本的对话

对于布迪厄来说，上面“（2）文化资本”又可以划分出三种形式：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对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教育资质、学术资格等）。

粗略地看，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实际上与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有一些吻合。自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正是循着这三个方向展开研究的。

而从发展经济学来考察，大多数学者认识到，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然而，尽管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曾严肃思考过文化差异是解释不发达的一项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并没有被整合到经济分析中。那时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项决定因素，而其中有许多原因，第一，文化异质性的认识挑战了传统经济学模型都存在的假定，即理性、完全信息与效用最大化。经济学家有时也将它作为解释理性计算、自私与预见等现象的理由。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被视为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类公认观点的一种潜在的反驳。经济学家容易忽视文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文化变量不易测量。经济学传统并不考虑测量文化变量。第三，即使可以通过测量工具……来发现文化的差异，人们也仍然很难找出相关的起因和结果。经济学家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建构了具有定义清晰的内外因素的模型，与此同时，经济学却缺乏将文化变量整合进这类模型的工具^①。

新经济学通过分析“意义商品”的消费与生产，从而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建构起来一个“智本”的概念。比如为了生产“意义商品”而投入智本这个生产要素，并在脑力劳动的作用下，利用特定的条件，生产出特殊的“意义商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等。新经济学主要关注智本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并探究深藏其后

^① 转引自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的运动规律。

在这里，针对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比较可以看出：第一，“智本”在与脑力劳动结合后的生产阶段就是布迪厄所谓文化资本的第一种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或者在这里干脆看作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第二，“智本”在流通阶段的“意义产品”就是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的第二种形式；第三，至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的第三种体制的形式，如教育资质、学术资格等，新经济学的智本理论认为虽然制度很重要，但并不构成“增殖自身的一种运动”，因而，不被视为智本的某种形态。

简单地说，智本的概念，就是从运动性上来把握增殖自身的文化知识，“智本 = 动态文化知识”，智本理论总体上采用非均衡微观动态分析；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可以近似地看成“文化资本 = 静态文化知识”，文化资本概念从某个时点上进行总量宏观静态分类，并考察与其他资本形式之间的转换关系。需要再次强调，文化经济化或者说文化市场化的“意义商品”背后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研究，是提出“智本”概念的初衷。

资本：观念的变革是理论变革的先导，理论变革是实践推动的产物，并反过来指导经济实践。

1936年，凯恩斯^①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都会比常人所了解的要更有分量。的确，统治世界的人可以说非他们莫属。实干家自以为他们不受理论的羁绊，可他们却常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目空一切的暴君，其狂妄荒诞的念头，也往往系从学术界数年前的涂鸦之作中剽窃而来。我确信，同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功能相比，既得利益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诚然，绝非是指眼前，而是指经历了一段岁月之后。因为，在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25岁或30岁以后还能

^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生于英国剑桥郡，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其天才般的洞见深刻地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曾经开辟了一个辉煌的凯恩斯主义时代。他在数学、哲学和文学上都有所建树，还是为数不多的善于经营并赚过大钱的世界级经济学家。